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 第十七回 傷天理父子下獄 快民心姑娘遭殃

詞曰：造惡終須報，只爭早與遲。居官無側隱，保亦鮮仁慈。但想盈囊囊，徒思括地皮。按台拿訪日，萬姓快心時。

話說按台行香，放告已畢，就發一撮密牌，仰揚州理刑，立拿貪官揚州府知府利圖，摘印送監候訊；一面又發一告示招告。利圖在衙，如何得知？那日正坐堂審一樁屈事：是泰興縣一個窮秀才，自幼聘定一個妻子，地方上有個土豪，名強虎，看見他標緻，定要討他作妾。因女子父母不從，竟黑夜統眾搶去，強逼成親。幸那女子貞烈，尋死覓活，必不肯從。土豪就將他鎖閉深房，著幾個丫頭僕婦，看守勸從。女子的父母就通知了女婿，大家出狀，在縣中告了。幸縣官清廉，立刻提來審明，將女子斷還了秀才。幸未失身，也不擇日就做了親。將土豪家人枷責，事已完了。誰知利公子訪知，就著人打合土豪來告府狀。那土豪因縣中斷了，正在氣悶，果然告了府狀，利圖批准親提，私與土豪講，要五百金，包管斷他作妾。土豪就送三百金，利圖允從。公子又在外要一百兩，後手又著人去說，老爺是沒主見的，全要夫人大娘幫襯，每人要大珠一串，再無不妥。那土豪已上了惡馬背，果又送了二十粒大珠，原合成五百之數。利圖遂即出牌提人，土豪又賄了差房，擒拿燕雀一般，將秀才夫婦，並女子的父母，立刻拿到。驚動了三學秀才，人人不服，來動公呈，被利圖扯得粉碎。大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秀才，猶如瘋狗一般，動不動就是公呈，做秀才的人，強佔了人家女子，本府審了，還要通詳各憲，你們自己各保前程，不要自來送死。」眾秀才道：「且看你怎麼樣審？審得不公，我們去見按台，必要辯明的。」利圖大笑道：「你們要見按台麼？我叫你一個個都死在按台座下！」吩咐趕出去。那些秀才，終是斯文人，怎經得衙役如狼似虎，趕了出去，就帶土豪進審。

那土豪前面原捏就一張賣契，買了一個硬中，說那女子久已賣他，養作外宅，近來私自結識了這秀才，他父母得銀賣奸，職員知道了，領了回去，那秀才不思自悔，反恃著縣主情熟，挽通女子父母，倒告職員劫搶。縣中一面情詞，不問曲直，反將小妾斷與姦夫，還將賣契扯去。情實不甘，求太老爺明斷。利圖就叫喚秀才上來，不問清頭，先罵道：「你這沒行止的狗頭，做了一個秀才，不思閉戶讀書，專想出入衙門，結交官府，姦淫婦女，謀占為妻，本府已經細細訪實，你還有何辯麼？」秀才道：「這明明是生員自幼聘定的妻子，那土豪謀娶不從，強劫搶回，蒙縣父母，已經審實，斷還生員。豈是姦淫謀占之人。」

利圖道：「還要強辯，誰不知縣官是你相熟，一面情詞，糊塗斷結。本府今日審實，你這狗頭，死在目前，通詳各憲，連那縣家也不得乾淨。下去喚那女子上來。」利圖先將氣鼓一拍，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父母賣與強虎為妾，就該安分相守才是。怎麼又私通那秀才？廉恥喪盡，還不知自悔，竟安安穩穩，隨了姦夫快活，難道沒有皇法的麼！你今日好好仍隨強虎去，本府也不深究了。若再違拗，本府刑法利害！」那女子道：「小婦人自幼父母許與秀才，明媒聘定，何曾賣與強虎？今蒙縣主明斷，父母主婚，何曾隨甚姦夫？」利圖大怒道：「你這淫婦，在本府眼前，還敢強辯，戀著姦夫麼？撈起來！」可憐那女子十指尖尖，被皂隸狠狠的扯出套上拶指，嚇得那父母，急急趕上叫屈。利圖道：「我不叫你，誰許亂我堂規，把那兩個狗男女，也夾拶了，著他快快一齊招上來！」皂隸都是得了土豪賄賂的，官一吩咐，就將夾拶取出，將他夫婦二人，扯下要上。

只見秀才大跳上堂，道：「是非曲直，也須細審。怎麼得了強虎銀子，將人亂拶亂夾，逼士人之妻為土豪之妾，難道沒有皇法的！現今按院降臨，豈無耳目？」利圖恃著按院已經講妥，便拍案大怒，道：「你說是個秀才，打你不得，如此放肆，我打且稍緩，取短夾棒來，先夾死你這狗頭，不怕你按院處告了我來。」皂隸聽說，果取過夾棒，要扯秀才的鞋襪。秀才強住不從，外邊眾生員聞知，要夾秀才，也大鬧起來。奈衙役眾多，推住不容進去。

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只見四府來到，眾生員上前告訴。四府道：「諸生不必囉唆，本廳進去，自見分曉。」四府儀門下轎，也不候通報，望堂上直走。利圖見四府不候通報，直闖進來，甚是奇怪。見已到堂下，只得走出座來，要上前相問。只聽四府道：「堂翁請出印來！」利圖大驚失色，還要再問。見四府取出按院密牌送看，一面就叫帶來衙役，替太爺去了冠帶，上了刑具，帶去收監。只聽得堂下看審的人，齊聲高叫：「天開眼了！」那秀才就上堂跪下，稟四府道：「生員自幼定的妻子，被土豪強搶了去，幸縣父母斷歸，今強虎送五百金與利太爺強要斷去。今日不問曲直，非刑夾拶。若非太公祖老爺到來，生員已被夾死。望太公祖老爺作主。」刑廳道：「將強虎帶著，本廳細審便了。」

且不說利圖下監。且說公子在後堂看審，見刑廳忽來摘印，將父親拿去，起初不知何故？細細一訪，方知按院拿訪的，心中大駭，道：「他受了我一萬銀子，還有許多司農與舅爺說妥，還當面許我，有話傳與堂官王恩，說了叫舅爺出來會我。此言尚未一月，難道就忘了？就是忘記，也不該反來拿訪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如今且到他轅門上，問一問再處。」當即趕到察院衙門，望轅門直闖，被把門軍士盤問，只說要會堂官王大爺說話的。門皂見他體面，又要尋內裡人講話，只道果是官府有一脈的，不敢阻擋。不到號房。對上房一拱，便自通腳色說：

「大老爺當面吩咐，叫我來尋堂官王恩，有一句話講，煩通報一聲。」上房不敢隱瞞，將他的話向內稟知。巡按大怒道：「我正要拿他，只因未有告發，單拿利圖下獄，怎麼他自來投死？」

吩咐拿下，打點開門。嚇得公子失去三魂，想道人情奸險，一至於此。又一想道：「他雖翻面無情，當面受我一萬銀子，終是軟胎，我總拼一死，當堂叫破，看他如何抵對！」言之未已，按台已坐堂，叫帶那光棍過來。公子只說按院還是得銀子的，便大著膽跪上去。按院一看，見就是那年查關下船囉唆的人，拍案大怒道：「原來就是你這狗才！你父子濟惡，本院正要拿你，你如何擅闖本院的轅門，冒稱尋堂官講話，希圖鑽刺，難道不曉得本院是一塵不染的麼？」叫剝去衣冠，先捆打四十，再慢慢的問他，公子聽說，心中想道：「他明明得了我一萬銀子，還在公堂上撇清說一塵不染，分明要打死我以滅其跡，不如叫破了，也不過一死罷了。」公子見軍牢來扯，便大喊：「

等我說明了，死也死得甘心。」巡按聽了，止住道：「有甚說明，容他快說。」公子道：「你點了巡按，盤費俱無，還欠了幾千京債，沒得還，難以出京。著舅爺在外尋門路，弄銀子，來打合我送你一萬銀子，許提拔我父子，你的親阿舅，曉得你做人，反覆不肯擔當，你又央你老師許大司農，在城外脫空庵過付你，又著堂官王恩與我相認，說有話叫我親來尋他傳進，叫舅爺出來會我。如今不指望你提拔，反一到就叫刑廳，來拿我父親，又無故將我要打，分明要打死了，以滅其跡。殊不知人跡可滅，天理難容，就死到閻羅殿前，也不肯甘休的。」

巡按聽了，大驚道：「你這狗才，想見了鬼了！叫書吏錄了他的口供，本院奉旨欽點，現給有盤費，為何沒有？又何曾欠甚京債？我夫人姓施，並無兄弟，何來有姓賈的舅爺？若說我鄉場老師，一個姓馬，現於山東巡撫，一個姓竹，現任翰林院侍講，會場老師，一個大學士方，一個都察院黃，何嘗有姓許的？」

且朝中歷來不曾有許大司農，可不句句都是假話，要污辱本院麼？還說有甚家人王恩，這話一發荒唐了。本院寒素傳家，並無家人小廝，隨身只有一個長班，誰人不知，敢於冒講麼？你且抬起頭來，認一認本院，只怕本院認得你，你到未必認得本院了。」

公子聽說吃了一驚。果抬頭一看，哪裡是京中拜見的，方大哭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小的該死。」按院道：「你認明了麼？」

本院可是受你銀子的？」公子連連磕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小的遇了京拐了，該死！該死！」巡按又命將遇拐細情，一一說上來，倘有半字隱瞞，取夾棒伺候。公子只得將京中之事，細細說上。按院道：「你貪緣賄囑欽差，已該萬死。今又無故污辱本院，罪更難容。如今還不甘服麼？」吩咐捆起來，著實打。

可憐公子一向嬌養的，如何受得起按院的板子。打到二十，早已將死。按院就叫放起，帶去收監。一面就拜疏，歷呈利圖父子惡跡，並帶私行賄囑京拐，冒污欽差，伏惟查究。又寫一書與都察院黃老師，懇求嚴查積拐，以清官憑。黃公接到門生的書，適遇

皇上，將疏批發都察院嚴查。隨即將脫空庵和尚，密拿到私宅一審，招說並非通謀，事情果有。黃爺就著幾個和尚改作俗裝，隨各門巡城御史，識認諸拐。三日內，果查出一人，即向日之假司農。喚來一夾，個個招出，立刻拿到。每人三十枷號，兩月贓銀追出修城。放時，面上各刺「積拐」二字。自後，京拐藏形，話不細表。

且說利圖送在監中，心中氣悶，還暗想：「按院得了銀子，如何反來拿我？須叫兒子去見他，拼得再送幾萬銀子與他，偏要弄復了揚州府，將方才這些幸災樂禍的人，個個處死方快。」

正在思想，忽見禁子背人進來，一看卻是兒子，見打得這般光景，問他又不開口，細問禁子，方知是按院打的，更覺奇怪。

直過了一會，公子方醒。利圖一把抱住，道：「我兒，按院得了銀子，不指望他提拔，怎忽翻面無情，將我拿了，又將你打到這般光景。」公子道：「那裡是按院反覆，總是孩兒該死。害了父親了。」利圖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公子遂將京中遇拐，並非按院，一一說明。

利圖方大驚大哭道，「如此說，我們是斷然沒命的了。須寄信出去，拿些銀子來監中使用，衙門打點，不知按院可有門路？」公子道：「據他堂上撇清說一塵不染。只有四府是他同年，先送些銀子與他，要他轉懇巡按，拼得送他一、二萬金。

他見了銀子，難道真個不要麼？若果不要，還有一個頂大的門路，連按院都要弄壞他方住。」利圖道：「若有這個門路，極妙的了。是哪個？」公子道：「我前日在京，聞虞丞相權勢最重，又極貪財。家中現有十數萬銀子，連夜打發母親同妻子進京，送與他，還怕不妥麼？」利圖聽了，正在歡喜，忽見一個家人急急趕進監來，大哭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，昨日摘印後，公子才走出外邊，就有數萬人將衙門圍住，直打進來，夫人躲不及，被眾人扯出衣裳裙褲，扯得精光，登時亂拳打死，可憐陰戶都挖穿。幸喜大娘逃避得快，躲在後邊糞窯裡面，方才得免。

直到四府急急趕來安民，方才漸漸退去。可憐衙中搶得罄空，莫說銀錢一些沒有，就要一隻箸、一絲布，也沒有了。夫人精赤條條，死在血泊之中，衣衾棺木全無，老奴只得到至誠會中，領了一口棺木，身上脫下一件布衫，將就掩蓋盛殮了。百姓還要來打材，虧車老爺押去埋了。可憐大娘，直至眾人散後，方才扒起，雖未傷命，滿身蛆蟲、臭糞，又無衣換，又無湯洗，只得到荷池中，將滿身衣裳裙褲一齊脫去，洗淨身體。又將衣服等，逐件洗濯，可憐腳帶內，都是蛆蟲。衣服洗了，又無日曬，老奴只得將些打壞的什物，燒起烘乾，與大娘穿了。那些丫鬟、小廝、家人、僕婦等，見這光景，也趁勢早早攜了些東西逃去了，只剩得老奴與大娘房中一個小燕。還恐百姓再要打來，衙中又一無所有了，晚上同了大娘，私自出來，借住在段門子家。那門子還甚是可惡，夜間竟來調戲大娘，被我說了幾句，還受他多少氣。今要到四府去稟他，誰知有數百人到按台處告老爺，都發在四府收，正在嚷鬧，嚇得老奴急急趕來稟知。

」

家人話未說完，利圖一交暈倒，嚇得公子老僕，急急相救。

正是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遲又遇打頭風。